

有張有弛才是學習之道

徐海娜



記得小時候最期盼的假期就是暑假，因為有幾乎兩個月之長的假期可以激起一個孩子對自由生活的最大想像。熱愛自由是人類的天性，孩子當然也不例外。所以記憶中美好的暑假生活中，唯一不足的是有暑假作業。但那時候的作業畢竟是少的，接近兩個月之長的暑假，最後會漫長得似乎沒有盡頭，於是享盡自由的孩子們八月底總會開始盼開學。但是現在的孩子，還有幾個會盼着開學呢？為什麼孩子們對於開學的渴望消失了呢？

最近看了一些小學生寫的關於暑假的作文，多數孩子雖然對於暑假都是滿懷熱愛的，但是在他們的筆下卻更多的是抱怨。有的很直白地說：「好不容易盼了個暑假，我快樂的希望卻被媽媽澆滅了！讓我背英語，畫畫，練字，拉二胡……」抱着最大的熱情迎接暑假的到來，然而當他們發現迎接他們的是早已安排好的英語班、奧數班等各種培訓班的時候，有一種難以言說的失落。有的則很老成地說：「要享受假期的美好就得享受作業的沉重……」一個一年級的小學生抱回家三大本厚厚的暑期作業的時候，他的臉上寫着的是不應該屬於這個年齡的憂愁。

家長和老師都擔心，如果沒有暑假作業，也沒有學習班，孩子們的學習不就停滯了嗎？有人信奉，暑假正是學習好的孩子的超越期，也是學習差的孩子奮起直追的好時機。然而，暑假本來是爲了「學一學，停一停」而設計的。如果每個人都想着利用別人「停一停」的時機來趕路，豈不意味着所有人都沒有停嗎？這時，總會有人說：「對呀，每個人都利用暑假在學習，我們就更不敢停了。我們也想像孩子放鬆一下，但是時代的大潮要裹着人往前趕呀！」可是有多少人仔細想過，如此拚命地往前趕，到底是爲了什麼呢？記得我上中學的時候，班裏有人輟學了，原因是不想上學，想上班。有位同學說了一句話，至今我仍記憶猶新。他說：「人們遲早是要上班的，那麼急做什麼呢？」這話說得有理。我們遲早是要出來工作的，遲早是要離開父母獨自生活的，遲早是要自立的，趕得那麼急是爲什麼呢？到底是什麼樣的人生目標令我

們覺得犧牲整個童年生活都是值得的呢？要知道童年是人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成年之後怎樣的逸樂都無法換回來的呀！

再從另一個角度看，如果孩子並沒有將心思放在暑期的學習上，有可能作業和學習班只造就了一種孩子們沒有停止學習的假象。孩子們對待暑假作業的態度多半是不得不做、勉強完成，少有特別認真的。同時，也實在是很少有老師有時間和精力仔細批閱孩子們的暑假作業的。對於學習來說，暑假作業彷彿一塊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於是，近年來有學校大刀闊斧地對暑假作業進行改革，用了許多有創意的方法來取代傳統的暑假作業，例如有閱讀計劃、藝術活動計劃等等。這些靈活多變的作業形式比傳統的作業更受孩子們的歡迎，但是也同樣存在一個問題，就是仍然沒有給孩子們足夠的自由。

許多孩子在作文中表達了同樣一個意思，就是希望自己的暑假能自己做主。然而成人們為什麼不敢給孩子們期望的自由呢？我想多半是覺得孩子們沒有能力管理自我吧。也許，這種成人對孩子深深的不信任會令孩子們成長得更慢，將孩子最終養成「酒精缸中的孩屍」也不出奇。我始終相信，人只有在自由中才能發現自己的潛力，只有在被信任之時才會全力以赴。我的高中老師在回憶我們的中學時代的時候說，那時候幾乎沒有怎樣過問過我們班板報小組的事，完全交給學生去設計和完成每周一期的黑板報。我記得班裏開各種聯誼會，也是同學們自己負責組織，就是因爲老師放手、放心讓這些孩子們去大膽嘗試，讓孩子們感受到來自成人的信任，才會盡力將每件事做好。人從自由中才能找到自我和自立的力量，在自由中才能得到真正的成長。然而對於現代的兒童來說，他們能享有多少自由時光呢？

其實很多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小學生都沒有暑假作業，香港的多數國際學校也沒有暑假作業，近鄰台灣台北市去年底也宣布要取消傳統的寒暑假作業。難道美國法國等國家都不擔心他們的下一代學習退步嗎？

古人有云：「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有張有弛，其實是學習之道。暑假將盡，但沒多少人渴望開學，恐怕也是現代教育制度下的一種悲哀吧！



學院（Harvard Extension School）能圓每個人的哈佛夢。

哈佛從未將自己的教育只定位於精英，也從未因提供大眾教育，而擔心學校的聲譽受影響。它堅持學歷教育與非學歷教育相結合，開設高級研修課程，也提供大眾實用課程，滿足多層次學習者的需求。精英們來哈佛獲取知識，獲取學歷和學位；普羅大眾來哈佛提升自己，開闊眼界也獲得結業證書。得益於這一模式，一九九三年，我才能報讀哈佛大學擴展學院的中高級英語課程。通過學習，有效提高我英語的聽說讀寫能力。

提起我們那個班也是挺有意思的，十來人的小班，裏面有俄羅斯的芭蕾舞演員、墨西哥裔人、菲律賓華人、日本遊學者、西班牙旅行家，加上我，中國人。人數本來就不多，卻有着不同的膚色、不同的人種。也許正因爲這一特色，哈佛大學校報在一九九四



《盆菊幽賞圖》是明代吳門畫派創始人沈周的傳世佳作。此畫採用對角構圖，一個木欄圍着的庭院，圍欄一側擺了一溜花盆，盆中菊花盛開。院中一草亭掩映在數株姿態各異的樹木間，亭中三位雅士對酒賞菊清談，一個捧書畫僅侍立亭角。畫中人物雖用筆簡約概括，怡然的神態卻躍然紙上。對面有枝葉繁茂的老樹數株，樹冠則大半已探出畫外。草亭這邊有樹梢遮掩到對面，將畫面分爲兩截，形成了前上後下兩處留白。

此畫畫幅不大，高不過二十三點四厘米，長八十六厘米。但畫風細膩清逸，被認爲是沈周中年作品，與他晚期豪放的風格形成鮮明對照，屬「細沈」風格的代表作。

此畫清初時分別爲收藏家朱之赤、安岐所藏，卷首右下角有一枚不大的陰文「朱之赤印」，和一枚陽文「子孫保之」鈐章，陰文蒼勁，陽文端秀，從鈐印的位置看後者應該是朱之赤的閒章。在卷首耳邊有一枚陽文鈐章「古香書屋」，此爲安岐



▲沈周《盆菊幽賞圖》（局部）

雅興，是一種喜愛，必會珍惜和敬畏。朱之赤學問淵博，有書生氣，其鈐印的



大約是一九七四年春天，大地解凍，萬物復甦，乍暖還寒。一個禮拜天的晚飯後，管文化的朱幹事對我耳語說：「別吱聲，跟我來。」

見他那神秘的樣子，不知又搞什麼鬼。朱幹事是個樂天派，看人總是眯縫着眼，女人似的有些媚氣。這老兄吹拉彈唱樣樣會，模仿起各色人等笑死個人，算是個比較稱職的基層文化幹部。

跟着他三轉兩轉，走進離辦公區較遠的一排營房過道，來到一扇斑駁破舊的門前，費了半天時間，才打開門鎖。進去之後，拉了一下開關燈繩，暗室變得明亮起來。這是一間封存多年的文化器材倉庫，剛打開時，黴味很濃，關上門後，朱幹事說，整理過後好多了。腳跟還沒站穩，就聽到三聲輕輕的

人人的哈佛

如果你以爲，哈佛大學只從事精英教育，與自己無緣；又或者，你認爲自己不夠精英，到哈佛讀書望塵莫及，那你就錯了。哈佛擴展

學院（Harvard Extension School）能圓每個人的哈佛夢。

哈佛從未將自己的教育只定位於精英，也從未因提供大眾教育，而擔心學校的聲譽受影響。它堅持學歷教育與非學歷教育相結合，開設高級研修課程，也提供大眾實用課程，滿足多層次學習者的需求。精英們來哈佛獲取知識，獲取學歷和學位；普羅大眾來哈佛提升自己，開闊眼界也獲得結業證書。得益於這一模式，一九九三年，我才能報讀哈佛大學擴展學院的中高級英語課程。通過學習，有效提高我英語的聽說讀寫能力。

提起我們那個班也是挺有意思的，十來人的小班，裏面有俄羅斯的芭蕾舞演員、墨西哥裔人、菲律賓華人、日本遊學者、西班牙旅行家，加上我，中國人。人數本來就不多，卻有着不同的膚色、不同的人種。也許正因爲這一特色，哈佛大學校報在一九九四



學院（Harvard Extension School）能圓每個人的哈佛夢。

哈佛從未將自己的教育只定位於精英，也從未因提供大眾教育，而擔心學校的聲譽受影響。它堅持學歷教育與非學歷教育相結合，開設高級研修課程，也提供大眾實用課程，滿足多層次學習者的需求。精英們來哈佛獲取知識，獲取學歷和學位；普羅大眾來哈佛提升自己，開闊眼界也獲得結業證書。得益於這一模式，一九九三年，我才能報讀哈佛大學擴展學院的中高級英語課程。通過學習，有效提高我英語的聽說讀寫能力。

如果以爲，哈佛大學只從事精英教育，與自己無緣；又或者，你認爲自己不夠精英，到哈佛讀書望塵莫及，那你就錯了。哈佛擴展學院（Harvard Extension School）能圓每個人的哈佛夢。

哈佛從未將自己的教育只定位於精英，也從未因提供大眾教育，而擔心學校的聲譽受影響。它堅持學歷教育與非學歷教育相結合，開設高級研修課程，也提供大眾實用課程，滿足多層次學習者的需求。精英們來哈佛獲取知識，獲取學歷和學位；普羅大眾來哈佛提升自己，開闊眼界也獲得結業證書。得益於這一模式，一九九三年，我才能報讀哈佛大學擴展學院的中高級英語課程。通過學習，有效提高我英語的聽說讀寫能力。

哈佛從未將自己的教育只定位於精英，也從未因提供大眾教育，而擔心學校的聲譽受影響。它堅持學歷教育與非學歷教育相結合，開設高級研修課程，也提供大眾實用課程，滿足多層次學習者的需求。精英們來哈佛獲取知識，獲取學歷和學位；普羅大眾來哈佛提升自己，開闊眼界也獲得結業證書。得益於這一模式，一九九三年，我才能報讀哈佛大學擴展學院的中高級英語課程。通過學習，有效提高我英語的聽說讀寫能力。

如果你以爲，哈佛大學只從事精英教育，與自己無緣；又或者，你認爲自己不夠精英，到哈佛讀書望塵莫及，那你就錯了。哈佛擴展學院（Harvard Extension School）能圓每個人的哈佛夢。

哈佛從未將自己的教育只定位於精英，也從未因提供大眾教育，而擔心學校的聲譽受影響。它堅持學歷教育與非學歷教育相結合，開設高級研修課程，也提供大眾實用課程，滿足多層次學習者的需求。精英們來哈佛獲取知識，獲取學歷和學位；普羅大眾來哈佛提升自己，開闊眼界也獲得結業證書。得益於這一模式，一九九三年，我才能報讀哈佛大學擴展學院的中高級英語課程。通過學習，有效提高我英語的聽說讀寫能力。

小 冰

音樂感。於是比來比去，我便有點自以爲是，心想，還是我們中國人的英語講得稍好點。不知道他們怎麼想，或許也以爲自己比他人強點。都是交錢來學習的，學費不便宜，我們很珍惜學習機會。

留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次半期考試，那天搞得有點像國際聯誼會。我們一人帶一樣食物，分享之，一邊吃一邊說。老師給每人十分鐘的時間，自選題目，介紹自己國家與美國在某個方面的差異。我給他們講中西餐之別。

我說，中餐與西餐最大的差別是，吃西餐的人把一日三餐當任務完成，補充能量、滿足身體所需，例如，幾乎每天都吃的三文治或漢堡包，簡單到只需把麵包、菜葉、火腿混合而食，一邊幹活一邊吃，食而不知其味。而中餐就講究多了，你得從原料着手，摘、洗、調料、刀工、火工，樣樣齊備後，才是煎炸、炒煽、紅燒、燉煮、涼拌等。中餐做工精巧，能滿足視覺的同時，也顧及口舌和腸胃之享受過程，酸甜苦辣麻都可成一味。聽了我的發言，老師作出精闢的總結：西餐讓人活着，中餐讓人活着並享受着。

（哈佛散記之十九，逢星期三刊登）

雅興與任性

魯 人

的齋號。

乾隆時此畫被收入皇宮內府，有一方頗碩大的「御書房鑒藏寶」爲證。康乾盛世，江山穩固了，帝王也有了閒暇培養自己的雅興。只是那雅興中總不免含着任性。乾隆想必頗喜愛此畫，在畫作上方的留白處竟由上至下加蓋了「乾隆御覽之寶」等三枚鈐章，因留白不大，三枚鈐章幾乎首尾相接；之後又在卷尾下方的留白處添了一首詩，於是兩處留白基本全被乾隆佔盡。但乾隆雅興未盡，某日再賞此畫又想留點印記，無奈畫中難覓適合處，只得在卷尾上方一處狹窄的空白處滿滿當當的留下了「乾隆鑒賞」等三個鈐記。以後其子嘉慶帝也頗愛此畫，想加自己的鈐章則只能在「乾隆御覽之寶」左側孤零零鈐一枚「嘉慶御覽之寶」了，而等到他的六世孫溥儀時，已無處任性，只能在卷尾耳邊上方留下自己的鈐記了。此畫如今爲遼寧博物館所藏，想是當年溥儀被逐出宮時，卷攜出宮，被脅迫至瀋陽做傀儡時又隨身攜帶，但此時已無任性資本，爲生存只能任其流落民間了。

雅興，是一種喜愛，必會珍惜和敬畏。朱之赤學問淵博，有書生氣，其鈐印的

方式已表達出對藝術滿懷敬畏。安岐跋跡於跋鹽，大約村野氣未消盡，但他即使有些任性將一枚長鈐蓋在圖卷上方，終究還是恭敬地蓋在畫作之外、耳邊的雲鳳紋綾之上。許多權貴的雅興，其實是附庸風雅，實質都是任性，把藝術品當寵物般豪養。從網上看過一位畫家臨摹的《盆菊幽賞圖》，看後不覺感嘆，神韻雖與原作相去甚遠，但去了那些權貴的痕記，竟也是那般清幽疏朗的一派秋景。帝王們以爲天下都是朕的，一幅小小的畫豈不更是要由着朕的性子留下印記，朕的印記就是旌表。豈不知，並非「奉天承運」，天下事便皆可指手畫腳，即使爲歷史鐫刻下英名，也並非無所不能，顯赫到自己都以爲無需謙卑時，總還需保持一顆敬畏之心，其實，朕的威力終是有限，幾枚鈐章，一首絕句，便將一幅傳世之作徹底糟蹋了，欲顯皇恩反成笑柄。

當年，魯迅頗喜歡書籍，卻不鬧氣，任性的資格全無，買不起昂貴的古本，只好借來抄。好在他不以雅興作裝飾，由抄書校對了多種古籍，並寫出了至今爲人稱道的《中國小說史略》。這不任性的雅興倒讓人佩服。

從姑娘兒到「絳珠草」

冀北仁



在我家鄉冀北山區，有一種草本植物叫姑娘兒，其果實紅紅的，似小一號的乒乓球，有些酸味，有孩子拿來玩，也能吃，但多不愛吃，多入中藥。多而普通的姑娘兒平凡得都不值得描述。但是，姑娘兒卻有另外一個名字叫「絳珠草」，這是紅學家們研究的結果，儘管有點匪夷所思，但也不是沒有一點可信度。提起「絳珠草」就無人不知無人不知了，大名鼎鼎的曹雪芹在《紅樓夢》中說，林黛玉的真身就是「絳珠草」。

姑娘兒有很多名字，比如掛金燈、天泡草、錦燈籠、紅姑娘等等，而且，姑娘兒也不是只有紅姑娘兒，還有黃姑娘兒。因其果實酸甜，姑娘兒也叫酸漿、酸漿果。據介紹，上古之書《爾雅》裏用的就是這個名字，《本草綱目》也稱酸漿，這是姑娘兒的正宗名字。姑娘兒還有一個更文藝更美麗的名字「洛神珠」，是因其果實精巧玲瓏而名。還有人把酸漿稱爲紅姑娘兒，是因爲一個口誤。明《巨言》記載：「蓋姑娘乃瓜囊之訛，古者瓜姑同音，娘囊之音亦相近耳。」有人說，姑娘兒的老家是東北，但我看未必，因爲姑娘兒不僅產於東北、華北，四川、廣東、陝西、江西都出產，更有人下了一個斷言：姑娘兒遍生歐亞大陸。也就是說，姑娘兒太普通了，普通得哪兒都有，只是叫姑娘兒爲「絳珠草」的似乎只有曹雪芹一人。

關於姑娘兒變身爲「絳珠草」，有人還專門做過考證。清康熙年間，著名詞人納蘭性德寫過一首懷古詞《

眼兒媚·詠紅姑娘》，其中有「霞綃裹處，櫻唇微綻，鞦韆紅股」。而納蘭性德和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是好朋友，曹雪芹在家中應該能看到納蘭性德的詞。又因紅姑娘兒是「外垂絳囊，中空如桃，子如丹珠」，曹雪芹把這些描述性的文字刪去，縮減成兩個字，就是「絳珠」，爲草屬，是爲「絳珠草」。如果說這就是《紅樓夢》中「絳珠草」的來歷，我以為還是過於牽強附會了。

據稱，著名紅學家周汝昌先生也說，大自然中該有「絳珠草」，「絳珠草」不是曹雪芹的憑空杜撰。其隨筆集《歲華晴影》中《絳珠草·文化教養》一文便提到這個說法。只是「絳珠草」是「藝名」，實際上曹雪芹指的是「苦蕒草」，即《爾雅》所說的「寒蕒草」。周汝昌所言也未必是真實情況，「絳珠草」只是曹雪芹創作的文學植物，現實中或許並不存在。當然，誰也無法斷言。而如果「絳珠草」真是從紅姑娘兒而來，我以為，從紅姑娘兒到「絳珠草」還是因爲其果實是紅色的。

姑娘兒普通但不平凡，從紅姑娘兒到「絳珠草」，那身價可是大增啊。就如同一些明星，可能因爲有一個好「藝名」而走紅，身價就能百倍千倍地上漲。從紅姑娘兒變身「絳珠草」，就不普通了，就成了仙草，就能和補天剩下的一塊石頭結下淵源，就能百年同窟，千年同悲。好在世間聰明的人也不少，所謂的「絳珠草」也可能是人參、玉竹、露珠草、石斛，「絳珠草」未必真的就是姑娘兒。這就是文學的魅力，一株「絳珠草」讓多少人研究來研究去，曹雪芹就是不告訴你，你也無可奈何，還樂在其中。

記得當年聽老歌

貝一紅

敲門聲，朱幹事會意地拉開門，又進來幾位他已約好的人。大家都一臉困惑，不知他約我們來所爲何事，他也不解釋，從箱子裏取出一架台式手搖留聲機，擺在條桌上，掀開來插入搖把搖了七八圈，然後放進一張布滿密紋的黑膠唱片，再將裝好唱針的唱頭從支架上提起來，輕輕地放到開始旋轉的唱片的最外層，音樂聲隨之響了起來。

當時聽了哪些曲子，於今記不太清了。回想起來，都是被「文革」貼上毒草標籤、打入冷宮的輕音樂和抒情歌曲，包括上世紀三十年代國產電影插曲以及少量港台電影插曲。其中，最爲熟悉的是歌劇《江姐》和《洪湖赤衛隊》唱段，最讓人心顫的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的電影插曲。這裏所以用「心顫」二字，一是因爲這些歌曲久違了，聽來恍如隔世，熟稔而又情怯；二是因爲這些歌曲太綿軟，與當時的政治氛圍大相徑庭，聽起來

多多少少有些抖，那感覺只能用如臨雷區、噤若寒蟬來形容。要知道，像《夜上海》、《四季歌》、《天涯歌女》之類的歌曲，當年可是絕對禁播、禁唱的，如果被人發現，上綱上線起來，就要吃不了兜着走！由於這些歌曲重新喚醒了我們對傳統文化藝術的美好記憶，因此儘管對「紅色恐怖」仍然心有餘悸，還是如飢似渴地聽了一曲又一曲，直到半夜才悄悄散去。

其實，我們的擔心是多餘的。沒過多久，被禁播、禁唱的這些歌曲便一批又一批地響起在大街小巷，文化藝術的春天到來了。後來我想，朱幹事大約是得到了什麼內部消息，或者是嗅到了春天來臨的氣息，否則給他一萬個膽子，也不敢擅闖雷區的。「桃未芳菲杏未紅，沖寒先喜笑東風」，《紅樓夢》中人的這兩句詩，用來形容當時的情景，是再恰當也不過的了。